

紀實小說

國寶大劫難

鍾祖星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目 录

序 章	古老大地的悲哀	(1)
第一章	呻吟的历史遗址	(7)
第二章	疯狂的盗墓群体	(27)
第三章	金钱扭曲的灵魂	(48)
第四章	博物馆里的黑色幽灵	(68)
第五章	走私, 文物大流失	(99)
第六章	沉重的灰色怪圈	(132)
第七章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58)
第八章	人的太阳: 中华国宝	(177)
后 记	(200)

序 章 古老大地的悲哀

北京。中南海。1987年清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宽大桌面上，一封沉甸甸的信件被沉甸甸地掀开，那情辞恳切的字里行间浸透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齐光同志的愤懑和焦虑，信末“救救文物吧！”的急切呼吁把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推到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的面前。

李先念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资格的革命家也愤怒了，他那紧抿着的极富个性的唇角不禁微微抽动起来，一改往日的沉着和稳健，一把抓过特大号的双色铅笔，连同他那潮涌般的心绪，一齐泼洒到素洁的信笺上：“××同志，齐光同志写给你和我的信，转上请阅。文物被盗这样严重，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和保护。对罪大恶极的盗窃犯应该依法严厉打击。请酌。”

4月17日，共和国总理批示：“请国办找有关单位研究，分析情况，并拟定有力措施，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议定。”

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了措辞强硬的《关于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的通告》。

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早在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公布之日即执行了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五年过去了，这部神圣的法典却惊人地遭到漠视和亵渎，以致于极需一纸《通告》强化抑或支撑它的孱弱。对大地的古老文明，这或许不失为一种幸运；然而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同一天，中国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淡化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和尴尬，以低调却快捷地播发了这条新华社电讯：

“公安部最近提供的材料表明，近年来，盗窃、倒卖、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日趋严重。今年第一季度，仅广东、河南等7个省、市和铁道、民航公安机关查获的大宗文物走私案就达99起，缴获文物12 820件，其中珍贵文物7 959件。在文物走私刺激下，盗掘古墓成风，大量古文化遗址遭到破坏。这股风已从中原蔓延到广西、青海、新疆、内蒙古等边远省、区……”

权威的中国新闻机构如此不顾羞涩和尴尬，把我们古老土地上生成和正汹涌蔓延的悲哀无遮无掩地展露于世，自然用心堪绝。意在惊醒我们津津乐道自己历史悠长的国人们能正视这种并不古老的悲哀，在茶余饭后生发出一缕与后代子孙善良而欠吝啬的思绪和慷慨。

然而，他们失望了。

当那扇锈蚀的紫禁城门艰难地开启时，来自商品社会和大众传播神话的冲击波也随之席卷而来，几千年来以淳朴和谨慎酿造的思维态势再也无法对外部世界的时尚和信息无

动于衷了。那些朴实却又贫困的农民，和由农民蜕变而成的小市民，一旦陷入光怪陆离的曾贬之为“铜臭”的金钱峡谷中，他们那丰富的智慧、饱满的狡狴、疯狂的愚昧和炙热的贪婪，便桩裂变般膨胀起来。正如19世纪中叶英国评论家邓宁格所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于是，在金钱这根魔杖的驱使下，他们把法律连同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轻而易举又狂热无比地跨过原本可以限制种种罪恶的“汉界楚河”。

在这里，我不得不十分沉痛地援引几则《光明日报》1989年11月间的连续报道：

“据统计，从1987年5月份以来，湖南省境内被不法分子盗掘古墓达12 000余座，遍及30多个县市，其中武冈、新宁、长沙、望城、永顺、东安、邵阳、邵东、芷江等尤为严重。在近两年被盗掘、破坏的名人墓葬有：衡阳县清代兵部尚书彭玉麟墓；东安县清代抗法将领、贵州布政使王德榜墓；衡阳县清代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谭上连墓；浏阳县谭嗣同墓；新宁县清代两广总督刘坤一墓；望城县清代两江总督曾国藩墓。其中曾国藩墓5次被盗掘。另外，左宗棠、谭延闿和陶峙岳等人的亲属墓葬也遭厄运。”

“1984年以来，六年中江西被盗古墓万余座，破获盗掘和走私文物案919起，收缴各类文物近万件，许多珍贵文物被倒卖和毁坏。1988年下半年开始，盗古墓、走私文物风又刮起来。宜黄县近年来盗掘古墓现象特别严重，有的乡村

80%以上农户参加盗墓，该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大司马谭纶墓接二连三被盗掘；泰和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大学士杨士奇墓今年被盗；奉新县张勋、许仙屏、甘汝来三座名人墓先后被盗掘；景德镇宋太子中允王仲舒、宋进士郑梦龙等一些历史名人的墓葬无一幸免，唐代浮梁县开国男夫人朱氏墓一年内被连盗4次……”

“近年来，我国馆藏文物被盗情况相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前11个月，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博单位共失盗68起，被盗文物775件。被盗文物质量很高，1986年失盗的一、二级文物仅为失盗总数的0.04%，1987年便上升到13%，去年却达50%。

近五年间，全国馆藏文物被盗案件与前五年相比，上升了31.2%。许多重大案件不是发生在设备和设施较差的单位，而恰恰发生在设施先进、设备良好的大中型博物馆……”

足够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报刊上所载的极有限的类似报道收集排列起来，那将是一幅极其黯淡又凄惨无比的黑色长卷。

疯狂的大劫掠！空前的大流失！

整个世界竟也为之震惊。美国《时代》周刊曾幽默地惊呼道：“中国的坟墓也在开放！”英国《泰晤士报》则披露：“（中国）盗墓之风、文物外流严重，香港、伦敦市场充斥中国古董水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欧洲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这一现象引起法国

远东艺术专家米歇尔·伯尔德先生的关注，他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显然比过去便宜许多，人们只需花三四万法郎就可以买到一只4 000年前的陶罐。同样，汉、唐时期的“冥器”在欧洲市场上也颇不走运，这类随葬品纷至沓来。至于明代的琉璃瓦和康熙年间的青瓷，它们在20年前曾经是拍卖行中的抢手货，可如今已经过时了，你花上5 000法郎就可以买到一只很漂亮的瓷盘，而一对瓷瓶最多也就值1.5万法郎。

在采访中，国家文物局的权威人士向我透露，他一次在香港考察期间，便发现仅在市场公开拍卖的中国古代彩陶文物便有5千多件，而实际上，这几年文物走私流失的实数，远远不止这点。在那里，曾戏剧性地举办过“广西出土文物展”、“洛阳出土文物展”等地域性极强的大型展览，其展品的丰富与珍贵，实在令人瞠目！过去走私的中国文物以金、元、明、清居多，而近年相当部分是秦、汉珍品，有的甚至是新石器时代的特级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我国考古学界划分时代的重要实物依据。为了追回某些“国宝”，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古董市场上忍痛收购，以填补劫掠后的历史空白。

悲剧！历史的悲剧，悲剧的历史！

中国人素以文明古国自居，那悠长的漫漫历史，那辉煌的“四大发明”，曾澎湃起一代代人的诗情和豪兴。骄傲和自豪都不为过分，在浩阔的黄土地下，就深埋着丰富的碑碣石刻、甲骨竹简、商周青铜、秦俑汉陶、唐帛宋瓷，这是我们炎黄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浓缩和物化，是中国历史的浓缩和物化。

然而，我们的祖先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块浸润着智慧和辛劳的黄土地上，会由贫困和贪婪阴毒地滋生出这样的不肖子孙。数千年或数百年前，中国文物作为权力和富贵的象征被愚昧和野蛮所埋葬；但数千年或数百年后，它们却被更大的愚昧和野蛮所盗掘。是的，它们应该出土，应该抹去岁月的风尘而一显古代瑰宝的丰采，但绝不是劫掠，更不是金钱与灵魂的交易！当他们把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破碎、切割而疯狂拍卖时，也把自己的良心、人性和自尊卖了个精光，最终赎回的是自己的悲哀和民族的悲哀。

呵，古老大地的悲哀！

悲哀的古老大地！

第一章 呻吟的历史遗址

历史遗址的深深遗恨

这就是中国的地层。

在世界古老的版图上它最早渲染深沉的黄色，它那柔韧的胶泥和刚烈的岩石，曾十分犷放而酷烈地塑造了大漠的浩瀚、中原的广袤和五岳的峻拔，孕育了悠远的文明、深邃的文化和龙的图腾。

然而，又是这深黄的地层，最终把自己塑造和孕育的一切漫不经心又恢弘绝伦地掩埋。历史上有多少座古代都城随着变幻的王朝，一同兴盛又一同衰亡，然后再被呼啸的风沙黄土所湮埋。被湮埋的不仅仅是都城，更多的是森然隆大的帝王陵寝和王公贵胄星罗般的坟茔；是古战场上腥骚的马缰和沾血的盾牌；还有远古部落那兽骨磨制的浪漫和燧火熏黑的石器。任何人也不会怀疑，打开这深黄厚实的地层，同时也就打开了中国通史浩瀚的巨帙宏篇，勾勒出人类社会从蒙昧抑或天真时代如何进入到理智之年的清晰轮廓。

于是，后人称之为：历史遗址。是历史在醉意朦胧时遗失的笔笔财富，或是历史在匆匆逝去时，从马背上无意跌落的缕缕隐私。也许都不是，它只是历史自己铸造的铜镜，用

以观照或折射人类过去的故事和昨天的神话。

然而，几尺黄土湮没了秦风汉月，也湮没了一个个浪漫或真实、不幸或幸运的故事，这或许是人和大自然的遗憾。但真正的遗憾却是人为的劫难偏偏又落在它们身上，破碎了，毁灭了，消失了，历史遗址的遗憾终究变成了深深的历史遗恨。

毗邻钱塘江出口的杭州湾，沪杭铁路线上的余杭县，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于良渚镇附近首次发现一批盛食物的器具——簋，以及盘、壶等。这些器物表面光亮，圈足上有镂孔或饰有匀称的弦纹。当时经测定，这些器物已有五千年历史，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产物；特别是这里出土的玉器，造型优美、纹饰繁密、工艺精巧，代表了我国南方原始文化玉器的最高水平。这一惊人的发现被考古界命名为：良渚文化。

余杭的土地不仅能长出庄稼，还埋着能换大钱的宝贝。

1987年的春节刚过十天，浙东的大地还氤氲着鞭炮的硝烟和醺然的酒香。这一夜，长命乡凤尾村幽灵般游走着八个比冬夜更黑的身影，他们扛着铁耙、短锄，悄悄摸到一个叫桑池头的地方，疯狂地拉开了遗址上的伤口。

发财的信息仿佛雷走电闪，被夸张后迅速传播。第二天，又有十几个村民，顶着凛冽的寒风，钻进了同一片夜色。

不是没人去报告。可有人觉得良渚周围地宽得很，凿几个窟窿，掏走几个泥疙瘩，决不比偷挖他们自己家菜园子的红薯更重要。于是，他们照旧闭目养神，或惬意地打着响亮

的酒嗝。

仅仅只过了两个月，到这一年的5月1日至3日，安溪乡下溪村和德清县三合乡的上百名村民，蜂拥而上公开哄抢、盗挖良渚文化遗址，他们蝗虫般走一路，毁一片。仅安溪乡，三亩多遗址被翻了个个，古墓葬区的玉琮、玉斧、玉璧等260多种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

据考古专家清理现场后，沉痛地证实，被毁的有一处是极为罕见的良渚文化晚期的显贵者大墓群，另一处是国内尚属首次发现的墓葬叠压祭坛的遗址。它们本来对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阶级、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现在只留下满地的断砖碎陶，和一只只被贪欲填饱的黑色窟窿。

内蒙古黝黑的山地和广阔的草原曾孕育了一个民族强悍的历史，又是这块土地深埋着亘古的化石，默默地丰富这里的历史。在伊克昭盟的萨拉乌苏河沿岸曾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使考古学者同时发现人类在体质变化上的一个新阶段，一个从猿人发展到现代人的中间类型：河套人。

然而，有人不珍爱自己的历史。

达拉特旗盐店乡大规模哄挖古动物化石的余波未息，清水河县五良太乡等地又卷起大面积盗掘古生物化石的狂潮。1988年入春以来，杂沓的脚印踩碎了内蒙古的残雪，也踏碎了古老的文明。这里每天有近百人聚集在化石区，最多时达300人，他们白天挥锹舞锄挖洞掘坑，晚上将所获“龙骨”砸碎出卖。令人震惊的是，这种疯狂和愚昧竟然是在乡干部率领下有计划有组织蔓延，并得到堂堂皇皇的国营收购部门

的撑腰壮胆。据该县两个乡不完全统计，由县药材公司设点收购的化石已超过750吨。人们实在很难把药材和化石想到一起来，然而这种荒唐滑稽的故事居然发生了，也许他们也同样染上了人类最卑鄙的顽症——贪婪！

西夏王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南郊，陵区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4公里，共有9座帝陵和147座陪葬墓，是西夏京畿迄今犹存的最大建筑遗址群，银川之所以有幸列为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借助于它遗存的丰采。

虽然这里只剩断墙残垣，碎瓦乱砖，但从整个陵园的庞大规模、庄严布局，仍可窥见地面建筑未毁前之宏伟壮丽，一些外国游客看到一座座硕大的、残高约20米、七层八角、塔形、有覆础槽残迹的高大突兀的圆锥形土丘，惊呼这是“梦幻似的中国金字塔”、“丝绸路上难得的珍贵文化遗迹”，它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成了研究西夏历史的最宝贵的实物资料，也理所当然的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这样珍贵的王陵遗址却遭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这里至今缺少起码的围墙和围栏，人可以随意踩踏攀登，畜可以尽兴横冲直撞。墙垣被拆毁，立柱被折断，附近的农户或牧民把刻印着西夏文字的大砖搬走，堆砌着自家的地灶和畜棚。而原本完好无损的人像座，几乎都被砸得面目全非，有些遗址刚刚清理还未来得及研究就破坏殆尽。

人们对历史的宰割实在有点残忍，又过于潇洒，这样下去，也许再过10年或20年，西夏王陵便不复存在了，又哪里去寻银川的古代丰采？历史不能再造一个西夏王陵，中国只有一个西夏王陵！

全方位的悲剧，舞台惊人的广阔！

我从自己收集的极可怜的卡片中信手拈来，便是一个个黑色的毁灭，一缕缕悲戚的呻吟：山西汾河西岸晋献公驻地遗址被毁、福建建阳宋代“建盏”御窑遗址被毁、洛阳第一大汉唐墓群罹难、河南巩县唐三彩遗址遭劫、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壁画被盗割、湖北商代盘龙城遗址在困境中挣扎……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世界上没有比毁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更愚昧野蛮，更令人深恶痛绝！它给未来不仅仅留下空白，更多的是留下难以洗刷的耻辱！

历史没有大自然的轮回。

中国只有一个！

古丝绸之路上的罪恶

公元前400年，古希腊人史泰斯的著作中，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地。西汉张骞数次出使西域，以响亮的驼铃打破了大漠的静寂，架设了中国最早开放的丝绸之路。在整整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西方罗马帝国和东方华夏帝国的文明在夕阳拉长的驼峰上，一次次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随着唐代的衰败，商旅罕至，绿洲废弃。到明代，统治者又关闭了西去的大门。从此，丝路花雨干涸了，无数的艺术宫殿和文化珍宝终于被塔克拉玛干暴虐的风沙所湮埋。

然而，东方人的遗憾却炙热了西方人的贪婪。

1904年，一个叫范莱考克的德国人来到新疆，在吐鲁番东北，他发现伯兹克里克石窟，也惊喜地发现从沙石中露出

的墙壁上那光彩夺目的壁画。“画是那样鲜明，好象艺术家们刚刚完成似的。”在一阵惊叹中他疯狂地把这座艺术宫殿里的壁画全部剥光，经过12个月的旅程，运到柏林。

这是一个幸运的德国人，又找到克孜尔遗址。当他面对庙宇中的壁画时又一次惊呆了：“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土耳其斯坦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最优秀的壁画。”范莱考克自然不会对中国公元658年前的艺术珍宝手软，又饿蝗般地劫掠一空。

更贪婪的是俄国人鄂登堡，他步德国人的后尘，1914年，从伯兹克里克干佛洞剥走500余幅壁画，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墓群的干尸身上割取华贵的丝绸，用45匹骆驼满载着取道喀什回国。

姗姗来迟的算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他见到敦煌石窟的壁画时，那高贵的矜持被击碎了。

“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别无可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渡重洋，横越两大洲。”他使用特殊的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窟的26方壁画，其中包括表现佛教东传的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人的壁画。

西方人野蛮地劫掠了华夏的艺术瑰宝，然后又用其去装点自己虚伪的文明，这就是黄头发蓝眼珠的强盗的绅士风度和厚颜无耻！

钉在丝绸之路的耻辱柱上的不仅仅是德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令人震惊的又新添了黄皮肤黑眼珠的炎黄不肖子孙。他们在敦煌莫高窟中酿造了千夫所指的罪恶，也酿造了历史再也无法补偿的灾难。

1989年1月14日，敦煌莫高窟465号洞窟壁画被盗。这是敦煌仅有的两个元代洞窟之一，也是那里唯一反映藏传佛教风格的壁画洞，洞窟分前后两室，其规模要比第三号元代窟大数倍。

虽经战乱和风沙，但窟内壁画仍色泽鲜艳，栩栩如生，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堪称一绝。盗画者分别从洞窟后室的西壁和南壁分块切割剥离壁画四块和一块，总面积约为一平方米，其中西壁中的一块摔碎在作案现场。被盗走的是西壁三铺“曼荼罗”，南壁一铺中的高27厘米、宽22厘米的明王像。明王像左边上下并列的两幅密宗图像也曾是窃贼猎取的对象，一幅被从右侧切割一刀，一幅从左右侧和下端切割三刀，给艳丽照人的画面留下令人扼腕痛惜的刀痕。

遗憾的是，这不是第一次。

1986年莫高窟壁画也曾被盗，失窃的壁画为毗邻的464窟，被剥离颇似连环画的壁画九块，每块面积约为五百平方厘米。

两个相连的洞窟先后遭难，是偶然，又更是必然。这里属莫高窟北区，远离警卫力量强、可供人参观的中心区域，平时人迹罕至，洞门封闭，管理人员只是按期巡视。前些年，有的游客因好奇心驱使，想到465窟观看“欢喜佛”，封闭的洞门几经掏开。所有这些都为图谋不轨者创造了不该具备的条件。

这是现代文明史上的不幸。但愿1989在敦煌投下一颗沉重的惊叹号时，也坚决地注上不再失落的句号！

未来中国可以创造自己的登月火箭和航天飞机，但不可

能拥有第二座敦煌莫高石窟！

第一大汉唐墓群覆难

“九朝故都”洛阳，从公元前 770 年起，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和后唐诸朝在这里建都（或陪都）。汉唐两代洛阳城的声名更是风靡世界，成了东西方朝圣和向往、且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一代代帝王将相、数不清的王公贵族麇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给洛阳城留下了繁荣，也留下了更多的罪孽。

在洛阳城北面，有一条东西绵亘 100 多公里的山脉，虽不雄奇也不峻峭，不壮观也不嵯峨，然而在历史上却比五岳更占尽风光，它的名字叫邙山，古称北邙。

不论汉魏，还是隋唐，一道道皇宮王苑外的血色高墙，既圈着那么饱满的专制、饱满的骄奢，更圈着那么饱满的愚昧、饱满的荒唐。王公贵胄们在占尽了高官厚禄、刮尽了民脂民膏、享尽了骄奢淫逸后，生命在酒池和女色中耗得只剩风烛残灯时，他们仍没忘记——霸占。死后也要攫取一块能荫及子孙、让后代承袭王位和富贵的风水宝地。于是，南临巍巍伊阙，北带洋洋大河，景色绮丽且土层深厚的邙山，便成了他们未闭眼之前所希冀的圣土，他们最后的专横和贪婪的归宿。

月转星移，岁月如流，北邙终于高塚遍布、幡旗林立，成了我国古代，特别是汉唐最浩大的墓园，古民谣言：“邙山无卧牛之地”，可见其稠密，几乎可以说在另一个世界里再

造了一座洛阳城。

有史书这样记载：汉文帝之子孝王刘武，死后随葬仅黄金一项即10万斤。奴婢家畜、王苑楼台乃至生活器皿，是不准或不便随葬的，便都以木、陶或金银做成模型放进墓中，而庄园山林或欢宴游猎的场面，却只好画在刻在墓壁上。仅此又可见厚葬之隆重和奢华。

然而，邙山的占有者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贪婪会在自己作古以后刺激着更大的贪婪。

公元191年，董卓兵败西窜，逃离洛阳时，“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塚墓，收其珍宝。”实可谓开盗墓之先河。

但令人怵目惊心大规模盗墓还是发生在近代。1905年，陇海铁路汴洛段开工，铁路横穿邙山南麓，暴露了那里的古墓葬，出土许多珍贵文物，外籍技工和京沪古董商人竞相购求，引发了一股猖獗的盗墓之风。1928年之后，从军阀混战到日伪时期，盗墓恶迹已登峰造极，穿黄衣或黑衣的兵匪把仗一直打到邙山的地底下。据估计，到洛阳解放为止，这里约有5万座古墓被盗；50万件出土文物先后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洛阳盗墓之风确实销声匿迹，邙山也难得有那样的清静。然而，八十年代初，此风又蠢蠢再动，很快成蔓延之势，到1985年以后，便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洛阳地区的盗墓者浩浩荡荡竟有5000之众。邙山残留的汉唐古墓又被卷入一场厄运的漩涡。

灵宝县87年仅一个月内，盗掘汉唐古墓140余座，参与者一次多达350人，阎察村125户人家竟有80户参加盗墓。3月20日至23日，郑岗村200多村民把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